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十九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六　　宋 姚鉉 編

序巳 集記附總一十七首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集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讌集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

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倢於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容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於我書貢闔閭旨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晟德帝俞美才人與自總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於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

讌姑以為别若夫階抱孤嶠軒飛庋潭阻殘暑於重林速高秋於絶壑其盤何有臑鹿膴羊其俎何有燔兔膾魴李下彫籠氷之以寒水瓜剖銛刃巾之以疎綌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一人之富有而羣后之緝熈也司士庀舟以待司功祋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挈罇自回源起廣泊左拂鼇尾右遺吾山倒雲岫於波際指罙岑於林缺移揺敞豁瞑眇虗曠太皥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

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為歡婥態目成以留客嫮容色授以勸酒緐絲疎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絶嶝仍瀾壯兮緬以没重巖轉兮超以忽馮夷姿兮護輕橈蛟龍仔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閒並曲溆兮悵而還適予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㢘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沿

洄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渦泊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於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莒相里子同褘過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篔濟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徬徨

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淲湖兮莽條遥川后禮兮扈予橈横增沃兮蓬仙延川后福兮易予舷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闋袁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冑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𤔡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

不足罪也乃志為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太和五年春三月兗海節度副使李員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於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為之考尋圖牒詢訪耆老自五六日至於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渦泊依稀髣髴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兹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

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為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鬬為務則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髭䯲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為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於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釃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瑯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歷

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奇公潤色之疏爲迴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潺潺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至萬木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乘輿從公公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爲主而身爲賓搶琵詠歌同風舞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轓徐驅石

門松風聲類笙竽於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涘峴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繄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嘆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詩附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夜永月朗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勝槩四

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静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 詩附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殽釃清酤會河東裴冀滎陽鄭袞河東獨孤及於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子促席於花陰賦詩於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既成思欲修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嘔噱傲睨相視稱觴乎其間趣

在酒中判爲酩酊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嗚之聲其詩曰上天垂光兮熈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䤈濁醪而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伸歌數闋裴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别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爲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詩附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
生而不教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
而學者勵乎已已立學成而會友以講之是以伯魚趨
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
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潁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
夜處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摳衣請
益始敦詩以說禮終講信而修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
其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

鳴躍實夫子訓之導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鏃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靄林寒氣總至月落西户夜將向晨座隅謙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仳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有琴斯鳴於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琴有術於潁之畔彼之才髦其年未冠聞詩

聞禮斐兮璨璨鳴琴其怡於潁之湄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鬱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矣宵既清矣烘湛有煒酒醴惟旨喟我寤歎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皐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

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絶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虚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曽無半日程

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詩附　　韓愈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

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思益苦務

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其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

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工顧覔道

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覔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斵山骨刳中事煎烹 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 喜 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脝 彌明 外包乾蘚文中有暗浪驚 師服 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 喜 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 彌明 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服 上比

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蔕凍芋強抽萌彌明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
清喜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跡團團
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
上為孤髻撐彌明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
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炮無計離瓶甖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師服豈能煑仙藥但未污羊
羮喜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不過

升合盛師服　傍似𣪻轂仰側見折軸橫喜　時於虵蚓竅

𢕟作蒼蠅鳴彌明　以兹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　常居

顧眄地敢有漏泄情喜　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師服　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

鏗喜　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

撜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

四韻並彌

明所作

玩月詩序詩附　歐陽詹

月可玩玩月古也謝賦鮑詩朓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玩也貞元十二年甌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於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長濟南林藴頴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玩事月之為玩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玩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況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華上浮昇

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玩也既得古人所玩之意宜襲古人所玩之事乃作玩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灔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飈佐浮涼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玩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顧勿沈西方

送陸歙州詩序 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何也盖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

顧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兮歛
此大惠施於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於
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
而師也叅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顔子有視余
猶父歎其至歟今吾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

者自賈邕盧冀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數子其佗自京畿太學踰於淮泗行束修以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曷云當予而莫之讓益有來學儆徃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猗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徵辯說摭文字以肩夫談端轃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合夫儷偶放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

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爲僻爾以我爲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兹春連茹甲乙淑問休聞爲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

壠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騑騑溥言旋歸聲動日下浹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太真兄太冲以去歲登科未始間歲翩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京洛告歸江表岵兮屺兮歡既萃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縉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别庭闈望歸從古已來未之聞也余羇宦此都色斯云舉彼吴之丘曽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懐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以

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於兹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覿兹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皁是臨言念二子從予於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於王庭允

焯其休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岵于屺彼逝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

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採於山美可

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毁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

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絶剗革

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彌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腯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瘻而足躄耳聵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禳禬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予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

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强用廢井田則豪寠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掊尅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

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非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鬬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

而羣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絲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具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馹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

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緼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講丐以補繕闕漏

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狺狺兮俗獷且狠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拏兮雲樹靡靡月沈浦兮烟暝山

檣席卷兮櫓牀閒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
超忽兮落日晼晼松覆秋亭兮蘭披春晼上人去兮幾
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吴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
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
率生小櫟樸樕皆薪材直吴之爨此為助焉連延廣袤
不一其主為書畫疆界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

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菽輩十斛薪然後巳四時賔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吡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絶八月暴雨而巨艑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新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縻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為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

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為偷乎今子一炀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嘆之曰汝之言信也然

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舩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庚
突晨烟兮蓬縷縷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
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雲母泉詩序 詩附

李　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
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
乳湩末派如淳漿烹茶析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淩不

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去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牆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頼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於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

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
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顧餌藥扶
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爇予心寄懷此篇亦以
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
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夤緣流玉英澤滋
藥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眷壽飡和皆體平瓊漿駐
容髮甘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顧言構蓬

華荷錫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曾結頳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虵豕尚縱横江漢阻擕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戍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錬師詩序詩附　　李白

嵩丘有神人焦錬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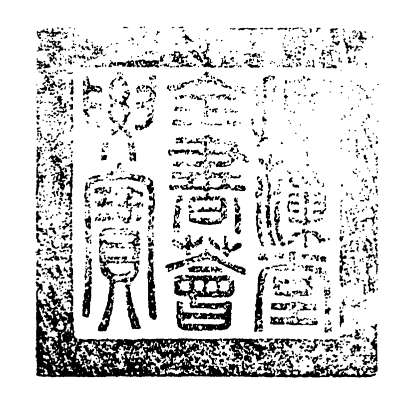
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絶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倐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莱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峰聞風有寄灑翰遥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緑烟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諠莫染跡高想已遷時飡金鵝蘂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酌頮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



丘鍊魄棲霞幄霓裳何葳蕤羽駕轉綿邈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唐文粹卷九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七 九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唐文粹卷九十七

宋 姚鉉 編

序庚總一十八首

錫宴三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晋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

九齡

讌集十五

泉州席史君讌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遥谷讌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讌集序　潘炎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蓬池禊飲序　蕭頴士

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李胄讌寮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夜讌諸從弟桃李園序

遊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輿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洛日於朔擇時於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羣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

舍陳次工備佾饗獻烝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來賀秩秩賔序暉暉旅幬王緯埀文南風和雅頌之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飫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羣情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懽方將一心天工戮力帝載寢黑山之析芑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救衆日詠魚藻歳陳由庚頤殷趙之年留魯陽之景爰命在晏乃賡載歌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𢧐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臯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修竹而開宴泉賜御府味給天厨仙倡宥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顔於咫尺夔龍伊吕共接武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

馬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歷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之懽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烟屢起而泪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别愛落花之灑迹夏如欣會玩峰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鳧舩迎海鶴魚龍九紛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甕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醴厭丘壑抃急管於無算醉湛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痟渴覺含毫之轉遲

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𤸖敢憚鄙詞之訥溢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讌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於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内而聽政餘暇式讌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

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懽甚即於御座爰發
德音以為俟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
改為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
庭更為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
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
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
之罍頒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斯德飽時則有侍中安
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

焉或稷禼大賢淵雲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為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予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之於闕下古者相覿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為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

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胾肉𠂢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浹酒不使飲則懽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醨致王人於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浹才者懽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修乃加之以宴餚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景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

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歧非其親懿則其閭里皆内訟而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户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烟景未暮酒徳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徳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

宗頫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閔河東裴叅和頫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滔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甿韋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棒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覩衆君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旨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遥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

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懽心格於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右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熈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鐘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

斂驂六騶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皋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户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句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衡皋超忽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為飾沼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縠齊瑟慷

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烟露日在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為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内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諂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葢不獲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閒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懽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洎冢宰司寇作者三人國老如塤篪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荒尋栢亭之奇構賓主有禮旨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卮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

暖烟靄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囀花含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融高興格於丹霄餘思毋乎清晝四座相顧請予所尊悦題賦詩無忘盛集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昔雒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葢一方耳今席有芳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羣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讌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恢台之交耳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葢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絜用激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糸燕集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懽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悵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

梁有蓮池上矣前迄澱頮右滙郛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錢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税駕於東馬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飫於巳酣於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

未闋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讌韋司户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攄懐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

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獸炭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而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羇勒徒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為太和為聰明為英

才為絶藝自肇有生人至於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
淩夐絶獨立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
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絶儔之妙則天地之秀鍾
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
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
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
閒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荆州從
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令弟曰灞曰潤曰淮皆以

文行穎耀當世故含藻藴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深源陳讌宇下華軒沈沈樽俎靜嘉庭篁霽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欻有所詣㬥請霜素顧擕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飈戾天摧挫斡掣擕霍瞥列毫飛墨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

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
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
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絶狀觸毫而出氣交
沖漠與神為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凝觚
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於
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内史之筆札員外之松石
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衆

君子以為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叙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於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羣臣大宴登高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令趙郡李胄

恭國令宴於縣南滍濵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懽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强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懽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己命以為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謡者進有蹈舞者作皆

誠激乎中聿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晬濁嘗漉浮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耶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懽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舟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

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隠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序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為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甘瓜清泉犇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懽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𣅜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懽濠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屢舞緑醑徐進管

絲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闕塞崇峷昆池清泠闕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

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挹予霈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懽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

羣季俊秀皆為恵連吾人詠歌獨慙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懐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　肅

上德以汗漫為友無江海之閒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為樂故同志同方賢者有紫桑之隠遊道遊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諠命我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泝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脱

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邃奥於是捨舟清灡反策閒原遞杳靄而歷嶇㠎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覩其羣山疊翠秦望拔起五峰巉巉列岊沈沈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蓄為澄潭涵虚鏡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凝思宴息怳然疑諸天樓觀列在咫步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鏡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諭詣淨名無住之本萬里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為弱喪

輕世界於橐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奬故也昔之遠公紀廬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為詩以誌斯會同予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

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懽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

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紊遝以為豪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紊遝而豪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輿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攪空舞下散地予與友生喜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

門門髙出絶寰埃宜寫目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髙我不與並日既夕為寺僧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復開門偶立見沍雲駮盡太虚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盤色如銀凝照東方輾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心予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開千疊屛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巖驪巒羣瓊含光北朝天宫宫中有崇闕洪觀如㽦珪疊瑙出

空横虚此時定身周目謂六合八極作我虚室峩峩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寒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衆骸擢舉若生羽翎與神仙人遊雲天汗漫之上沖然而不知其足由蹋寺地身由求世名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向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遁不諱言不譆聲復根還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冬之時凝沍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其以其寡不易會

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唐文粹卷九十七